

哈斯
侦探
小说
系列

甜蜜的死亡

[奥地利] 沃尔夫·哈斯 著 孟雅丽 译

Komm, süßer Tod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甜蜜的死亡

Koom, süßer Tod

[奥地利] 沃尔夫·哈斯 著

孟雅丽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甜蜜的死亡 / (奥) 哈斯著; 孟雅丽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80225-385-8

I. 甜… II. ①哈…②孟… III. 侦探小说 - 奥地利 - 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81438号

Komm, süßer Tod

by Wolf Haas

Copyright © 1999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Reinbek bei Hambur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6202

甜蜜的死亡

[奥地利] 沃尔夫·哈斯 著 孟雅丽 译

责任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陈国松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092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月第一版 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385-8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又出事了。

刚开始就出事，这一天接下来只会更糟。这可不是迷信。我不是那种看到一只黑猫突然从面前蹿过都要吓一跳的人，抑或一辆救护车从身边开过，就在胸前画十字，祈祷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不幸者，被 X 光切割成成千上万块碎片。

我也不会编造说今天是 13 日，星期五^①，因为事实上今天是 23 日，星期一。埃托雷·祖尔岑巴赫趴在珀茨

^①在西方许多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 13 日正好碰上星期五的话，这一天就会很不吉利。

莱茵多尔费尔大街中间痛哭，那场景让铁石心肠的人也为之动容。

祖尔岑巴赫女士找到他的时候，开始以为他又在为自己的名字而伤心。那是七年前她为她儿子起的。但很快，她便发现了让他绝望的原因。在痛哭的埃托雷身旁，躺着他那死去的猫——宁农。

救护车闪着蓝灯、鸣着警报轧过宁农。在埃托雷发现他那死去的猫的时候，救护车早已不见了踪影。它呼啸着开过珀茨莱茵多尔费尔大街，那速度，让人们不由地庆幸黑色的宁农是唯一的牺牲者。

但是，痛哭起不了任何作用。猫已经没了。只是我不知道，碾死一只从你面前蹿过的黑猫是会让你带来更多的灾难，还是会免去一些不幸。

急救员曼弗雷德·格罗斯却从不去想这些事情。他牙关紧咬，驾着救护车在大街上急驶，丝毫没有注意到他如何将宁农碾成了一个黑色的薄饼。他得抓紧，这样才能在下一个十字路口赶上红灯。

比赛出车途中闯了多少红灯，如今在救护车司机中颇为流行。就像眼下风靡的一样，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破纪录。但有一点，你必须清楚，法律并不允许救护车闯红灯。人们以为这是允许的，是因为他们经常看到救护车闪着蓝

灯、响着警报雷鸣般地闯过红灯，而事实上这是禁止的。红灯就是红灯，救护车也不例外。

曼弗雷德·格罗斯也一样得遵守。他那些开救护车的同事向来都叫他骚货。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被冠以这样的称呼，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那前凸的眼睛和橘红色、粗粗胖胖、大猩猩般的脖子。还有那爆炸式卷发，使这一称呼更为贴切。骚货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有点脱发了。一个曾经当过理发师的护士收取190先令，私底下给他的头发弄了些小卷子，这样倒能够起到些掩饰的作用。但有趣的是，他的头发越稀少，胡子就越浓密。

闯红灯是禁止的，但骚货对闯红灯却总是理直气壮。这是救护车司机的一种抗议，对立法者的抗议。你日复一日拿你的生命为别人冒险，为了能在他们去见上帝之前及时把他们从半路上拉回来。但是你觉得立法者会支持你吗？你觉得你会从他的口中听到感谢的话语吗？抑或他会同意你闯红灯？别想了，立法者只会给你设置障碍。纯粹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他们是不会允许你闯红灯的。

实际情况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宁农还没真正踏上沥青马路就送了命，而骚货格罗斯的救护车已经鸣叫着闯过下一个红灯。

有一点你得清楚，骚货曾跟几个急救员有过一个约定。

一个小小的游戏。如果这样的游戏能减轻日常工作生活的压力，何乐而不为呢？救护车司机得承受巨大的压力。要我说，人们何不给他们一些娱乐轻松轻松，尽管这样的游戏也许——纯粹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不合规矩。

注意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当广播里传来需要出救护车的时候，骚货就喊“五！”或者“八！”，或者我替他喊“三！”，视出事地点而不同。这些数字意味着骚货到达出事地点所需的时间。如果急救员回答“不够”，也就意味着他接受了这一赌博。倘若骚货在出车过程中用了多于其所报的时间，急救员就可以从骚货那里得到 100 块，反之他就要付给骚货 100 块。

但是骚货几乎每次都能在报出的时间之内达到出事地点，所以那些急救员跟他赌得越来越少了。现在骚货必须报出短得惊人的时间，才能诱使个别急救员上钩。然后骚货当然只能拼了命地开车。

我只需举一个例子：蒂罗雷尔南广场到塔博尔大街，交通高峰时间，八分钟。这简直是一个自杀式命令。每一个同他一起出车的人，只要经历过这样的一次，就发誓再也不跟骚货打赌了。倒不是因为害怕输掉那 100 块钱，而是害怕同车的人丢了小命。

那天，星期一，与骚货同行的是汉西·蒙茨。这是汉

西·蒙茨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一天。不是因为骚货在千米长的格斯特庄园大街上呼啸行驶、魔鬼般的速度，而是——稍等，听我慢慢说。

骚货的救护车此时闪着蓝灯，鸣着警报自杀似地向医院方向疯狂驶去，不是因为他跟汉西·蒙茨打了赌——汉西·蒙茨是个从来不会赌一个先令的庸俗小市民，而是因为骚货必须到综合医院取一份免费肝脏。

“妙卡^①！”当骚货以120的速度雷鸣般驶过韦林格尔夫大街时，汉西·蒙茨突然大喊一声，“妙卡！”

当他看到一辆妙卡载货车停在施帕商店前面时，除了喊“妙卡”，他惊慌得再也喊不出其他什么了。尽管汉西·蒙茨知道，骚货对同行者在他开车时跟他说话是很敏感的，但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依旧急促地警告着骚货。因为恐惧，除了那个词，他再也无法喊出其他，这种体会也许大家从孩提时就有。

不管你相信与否：骚货既没有撞上妙卡载货车，也没有在最后一刻将车挤到左边，甚至连刹车都没刹。

他只是咧嘴冷笑，咕隆一声将车挤到了妙卡载货车右边的人行道上，刚好处在妙卡载货车和施帕商店的中间。

①一种载货车。

如果救护车的宽度是两米，那么妙卡载货车和施帕商店之间的距离也就是 200 厘米，肯定不会更宽。车身被磕掉了一点漆。同那车身一样，汉西·蒙茨的左右肩膀也刮破了点皮。

但有一点必须承认：骚货确实将车稳稳当当地从妙卡载货车和施帕商店之间开了过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将车开过去的，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算结束了。

惊险过后，汉西·蒙茨不得不叹气。这不仅仅是因为车被刮掉了点油漆，上手臂擦破了点皮，他更多的是担心，这么跌跌撞撞地回去，上司会怎么发落他们。

“要是我们又将新的 740 弄坏了，少东家会扒了我们的皮的。”

“可现在谁也没弄坏什么。”对他的反应，骚货一直只是报以冷笑。他沿着韦林格尔窄窄的大街飞速向着那单行道驶去。三个车道上，与他们反方向的司机朝他们迎面飞来。车道窄如带子，而骚货轻轻松松地就将车从车道驶到了通向综合医院的车辆入口通道上。

“万一碰上妙卡载货车的门打开了，你可怎么办呢？”

“缩一下头就行了。”

“你简直是异想天开。”

“这可事关肝脏啊，蒙茨。”

“你要是继续这样开下去，接下来就该捐赠我们自己的肝脏了。万一当时从施帕商店里出来一个人，你怎么办？”

“但没人出来啊。”

“可是万一！”

“那他就幸运了。如果谁被碾到了车底下，而偏巧又碰上救护车，那他真的算得上幸运。我们会帮助他重新恢复健康的。”

“你的脸皮可真够厚。”

“要是你脸皮不够厚，那还是趁早退休吧。开救护车可没有小孩子过生日那么好玩！”

汉西·蒙茨感觉到，骚货现在是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自己也庆幸，取肝脏，时间还来得及。

现在是5点差3分，5点钟他们肯定能到那边。穿过人行道和单行道，骚货两分钟绝对够了。

“他妈的！”就在他们几乎就要到达综合医院车辆入口通道的时候，骚货突然骂了一句。因为这时候720也闪着蓝灯、鸣着警报，随着车流从他们的反方向迎面开来。

“是哪个蠢种今天开720？”

当然，720也是丝毫不退让，约在他们前10米冲向医院的大门。

“是兰茨。”

“怎么偏偏是他。”

骚货怎么也不愿相信，偏偏是老瓦施拉彭·兰茨赶在他前面挡了道，与他争抢那免费肝脏。

“还来得及。”汉西·蒙茨试图安慰骚货。

车还没停稳，骚货就已经跳了出去。因为在日期逢单那一天总是由司机去取免费肝脏，在成双那天由一同出车的去取，这是骚货和汉西·蒙茨之间早就作好的约定。而今天是23号，星期一，这一天汉西·蒙茨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哪怕他像聚森布鲁纳女士那样到了110岁，他也会记得这一天。两个星期前，他们最后一次将聚森布鲁纳女士送去治疗帕金森综合症。

停车场和快餐店之间大约有15到20米的距离。快餐亭位于草坪旁边，就在新盖的音乐亭旁。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去走这15米，骚货根本没必要这么拼命地跑。两份加胡椒和芥末的肝脏，在截止时间5点之前，无论如何还是来得及的。那里快餐－罗西绝对铁面无私：只要是在5点之前排队的，都能拿到点东西，但从5点开始就不可以再排队了。

汉西·蒙茨的肚子已经开始咕咕叫。怎么骚货得排在兰茨后面，他也觉得有点生气了。在拿到热乎乎的免费肝脏快餐之前还得有一阵子，他也只好耐心等会儿了。

我也不知道这一说法到底是哪个司机散布出来的，然后所有人都跟着这么说了。几年前，快餐－罗西甚至在发送窗旁边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肝脏 32，心脏 60（那是那时候的价钱，现在一份肝脏要 39 先令了。你看着好了，突破 40 先令，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自然会引起病人的抱怨，于是医院的管理人员给罗西洗了洗脑，她就乖乖地又将黑板上的字改成 1/4 千克肝泥饼和 1/2 千克肝泥饼。但是，在口头上管理人员当然管不了，那时候肝脏总是给稍稍有点饥饿的人，而心脏则是给十分饥饿的人的。

汉西·蒙茨在经历高度紧张之后感觉甚是饥饿，甚至都觉得有点遗憾，只让骚货要了一份肝脏。但话又说回来，饿也没饿到需要一份心脏的程度。

尽管如此，汉西·蒙茨也没觉着无聊。他在观察快餐－罗西和音乐亭之间那窄窄过道上的一对情侣。他们不需要肝泥饼，但刺激的是，两人啃着对方，像是要把对方吃了似的。那个女的穿了件白大褂，至少比那个男的矮一个头，那个男的将她的头抵着自己的脖子，看得汉西·蒙茨脖子都酸了。

“这头淫荡的母猪。”看那个护士将头越来越往后仰，汉西·蒙茨咕哝了一句。

现在他一点也不着急骚货回来了，因为这样他才能安静地看戏。“一头淫荡的母猪。”他一再地咕哝着，尽管他还没到达自言自语的年龄。汉西·蒙茨刚过三十，只因他那世故的言行总让人觉得他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那过时的眼镜和薄薄的退休人员似的发型也不可能使他显得年轻些，甚至他上嘴唇淡淡的青春期绒毛在他身上也显不出年轻来，只感觉稀稀拉拉的。

但今天是汉西的第二个春天：“你这头淫荡的母猪。”他突然用“你”来称呼那个护士，好像那个护士能听到他说话似的，好像他不是与她相距15米，也不是坐在那关着门的小车里在隔窗观察她。

他气喘吁吁的，似乎他跟那个高大但脸色苍白、着深灰色西服的男士一样，在快餐店和音乐亭之间的过道上与那个护士忙乎。那场景，让人感觉根本就不是接吻，而是在进行一次扁桃体手术，只是这会儿眼耳鼻喉科所有的手术室都被占用了。

这时挡风玻璃上已蒙了一层水汽。当汉西·蒙茨看着那个护士贴在他情人胸前，慢慢地、一厘米一厘米地往后倒去，他感觉燥热起来。

“看你现在该怎么办？”汉西·蒙茨坐在窗玻璃后，向着那个淫妇自言自语地问道。

但接下来的一瞬间，他腾地跳到了车门外，比刚才骚货跳出来时还要快。那不是因为激动而无法把持。现在我也不想把汉西·蒙茨说得那么不堪，言过其实。他是有点激动，但不是那种激动，而是另外一种激动。任何一个人，看到急救员蒙茨刚才所看到的场景，都会激动的。

那个护士一直在往后倾斜，那位男士也一点点向下倒去，两个人一起一直这样倒下去，直到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快餐店和音乐亭之间的草坪上。

急救员蒙茨一下情绪激动地冲向这两人，几乎都快将那奔驰车门的铰链拆了下来。

但接下来他就断定，那两个人死了。按官方规定，急救员是不允许判定死亡的，因为死亡判定只能由医生作出。但倒霉的事情你总得碰上一次，就像那个护士一样。有人开枪射中那着深灰色西服的男士的脖颈，子弹一直穿过那位护士。

在穿过那个接吻之王的时候，子弹并没有停留在他的口腔中，而是一直穿过那个护士的头部，因此两个人的嘴巴都张得大大的。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就是我前面想说的，为什么汉西·蒙茨不会那么快忘记这个日期的原因。5月23日，星期一，5点03分。

2

倘若你现在在急救中心工作，那你可以说，人们因为你的职业而尊敬你。这不同于夜晚俱乐部的老板，从道德上讲，不是那么入流；也不同于汽车经销商，在他们那里有人也许会说：你看看这目录，就知道钥匙已经生锈了。所以人们都说：拯救生命是一项美好的使命。

布伦纳也看到了他那个职业的另一面。因为毕竟他在警察局待了近 20 年了。也许有人会认为，也应该给予警察一定的尊重，因为他们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个社会对警察来说有那么一点不公平。社会上的人经常给他们起绰号，这些绰号根本谈不上尊重。我也不

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有那么一点点恐惧。仅仅因为有人对粗鲁的人说了友好的话，警察就可以跑来将人逮捕，这个警察政府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但这肯定不是布伦纳当了 19 年的警察后又把一切扔掉的原因。我私底下跟你说：我觉得，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 44 岁，在这个年龄段，男人都喜欢干点不需要思考的活。

于是曾有一阵子他去当侦探，这个职业当然跟尊重完全沾不上边。那阵子他突然发现，当警察其实没那么糟糕。当警察也许不是那么理想，但侦探则与理想完全不沾边。有好一阵，他都不敢说自己的钱是怎么挣来的，事实上那都是些黑心钱。

半年前他在维也纳火车南站偶遇他的老同事法丁格，自然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这位同事跟他说，他早在 10 年前就从刑事警察科调到了献血服务处。因为在那里他可以悠着干活，津贴也比在警察局要好。法丁格提起他们的十字急救中心正要招聘一个司机，立马就引起了布伦纳的兴趣。对于移居到维也纳，他也没什么不乐意的。反正自从他离开警察局之后，他自己也不清楚哪儿才是他的家。

他还在警察局干的时候，曾有一套公务员房子，那是联邦政府职员公寓，房租低廉，而且设施齐全。两年半之前他离开警察局的时候，房子自然也就没了。自那以后，他

就像吉普赛人那样到处流浪。一会这边有一个调查谋杀案的差事，提供住宿，一会那边又有个差事，提供公司宾馆。

我不想说，这种情况让他的生活很不平静。相反，这也有它的优点。但是急救中心的职位自然也有它的优点。他们承诺：提供一套 70 平米的公房。

维也纳的急救中心就结构而言让人叹为观止。它拥有一个巨大的室内庭院，那里可以容纳 30 辆车停放，另外还有工作室和值班室。在庭院的中间是一个很壮观的玻璃间，这里是广播中心。车库的上面就是提供给司机的公房。在空闲的时候，你可以站在那里往下观察，看你的同事们在庭院里忙碌工作的情形。

我觉得，布伦纳之所以没怎么考虑就接受了急救驾驶员的工作，主要原因是这房子。不是因为声望。因为假如你现在已经 47 岁了还没什么声望，那套用德语里的一句话：在余下的日子你也别再指望会有什么希望了。

虽然布伦纳是在那个时代长大的，那个时代的想法是：不要只想着退休金，也不要只数你的公积金贷款和人寿保险，也应该偶尔想想有意义的事情。是的，你现在会嘲笑这样的想法。但是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种潮流。你这样去想象一下，就好比是现在的滚轴溜冰鞋，或者可以更确切地比作山地车。以前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时尚潮流。